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小小自由人

[英] 特里·普拉切特 著
杨玲玲 译



世界儿童文学名著插图本



小小自由人

〔英〕特里·普拉切特·著

杨玲玲 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 - 2005 - 0538

THE WEE FREE MEN

Text Copyright © Terry and Lyn Pratchett 2003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小小自由人/(英)普拉切特 著;杨玲玲 译. - 北京:
人民文学出版社
(世界儿童文学名著插图本)
ISBN 978 - 7 - 02 - 006088 - 7

I. 小… II. ①普…②杨… III. 儿童文学 - 长篇
小说 - 英国 - 当代 IV. I561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37159 号

策划: 哈利·波特工作室

责任编辑: 叶显林

装帧设计: 何 婷

责任印制: 董文权

小小自由人

Xiao Xiao Zi You Ren

[英] 特里·普拉切特 著

杨玲玲 译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 100705

北京铭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190 千字 开本 880 × 1230 毫米 1/32 印张 9.125 插页 1

2005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 - 10000

ISBN 978 - 7 - 02 - 006088 - 7

定价 17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 01065233595

目 录

第 一 章	好响的咣当声	1
第 二 章	蒂克小姐	21
第 三 章	寻找巫婆	42
第 四 章	小小自由人	67
第 五 章	绿色的海洋	91
第 六 章	牧羊女	105
第 七 章	第一视力和第二思维	121
第 八 章	冬天的土地	159
第 九 章	两个失踪的男孩	178
第 十 章	绝招	196
第 十 一 章	梦醒时刻	218
第 十 二 章	快乐水手	230
第 十 三 章	波涛下的大地	248
第 十 四 章	一点点开始,像橡树林一样	265
后 记		288

第一章

好响的咣当声

有些事情的开始比另一些事情早。

夏天的阵雨突如其来地就下了起来，这场倾盆大雨迅猛得就像冬天的暴风雪一样。

珀西皮卡齐娅·蒂克小姐坐在一个破篱笆围成的小棚子里，仔细地研究着世界。她没有注意到下雨。雨水落到女巫身上很快就干了。

仔细研究世界，需要两根用绳子绑在一起的细树枝、一块有一个洞的石头、一个鸡蛋、一只蒂克小姐的袜子——袜子上也要有一个洞、一根大头针、一张纸，还有一支铅笔头。和男巫不一样的是，女巫知道怎样用一点儿小东西将就。

这一样样东西被捆绑、缠绕在一起，做成了一个……装置。她戳了戳这装置，它竟奇怪地动了起来。例如，其中一根树枝似乎直接就 from 鸡蛋上穿了过去，从另一边穿出来时竟没有留下一点儿痕迹。

“对了。”蒂克小姐平静地说，这时雨水从她的帽檐上倾泻下来，“有了。一道清楚的波纹出现在这个世界的壁上。非常让人担忧。这也许是另一个世界正在进行联络吧。那绝不会有什么好结果。我应该到那儿去。不过……根据我左胳膊肘感觉到的情况，已经有一个女巫在那儿了……”

“既然是那样，她会把它处理好的。”这时，一个神秘的细

小声音在她脚边的什么地方说。

“不，它不可能处理好的。那边是一片白垩地。”蒂克小姐说，“你在白垩地上不可能成长为一个好女巫的。那种材料根本不比黏土硬多少。你需要非常坚硬的岩石才能成为一个女巫，相信我。”蒂克小姐摇了摇头，把雨滴抛得到处都是。“不过，我的胳膊肘通常都是非常可靠的。^①”

“为什么这样说？让我们去看看吧。”那个声音说，“我们在这儿也做不了什么，对不对？”

这倒是实话。低地对女巫是没有好处的。蒂克小姐一直在靠做一些微不足道的药和算厄运^②挣一点儿小钱，而且大多数的夜晚都睡在仓房里。她曾经两次掉进了池塘里。

“我不能插手，”她说，“不能在另一个女巫的领地上插手。那是绝对不可以的，即使管用也不可以。不过……”她停顿了一下。“女巫不会无缘无故地出现的。让我们来看一看吧……”

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有裂缝的茶碟，把帽子上积的雨水倒进了茶碟里。然后她从另一个口袋里拿出一瓶墨水，把墨水倒了进去，倒进去的墨水刚好让雨水变黑了。

她用手捧起茶碟，避开雨滴，用眼睛听着。

蒂弗妮·阿奇趴在河边，用手搔着鲑鱼的痒痒。她喜欢听它们笑，这样就会有許多水泡冒上来。

① 人们常说“聆听自己的心声”这样的话，不过女巫也学习聆听其他东西的声音。令人惊奇的是，你的肾脏也能告诉你事情。——原注

② 通常算命人会把你希望发生的事情告诉你；可女巫告诉你的是将要发生的一切事情，不管你是希望还是不希望。十分奇怪的是，女巫往往更准确，但不讨人喜欢。——原注

再远一点点的地方，河岸就变成铺着鹅卵石的河滨。她的弟弟温特沃斯正在用一根枝条胡闹，而且几乎可以肯定，他会把自己弄得黏糊糊的。

任何东西都能把温特沃斯弄得黏糊糊的。把温特沃斯洗干净，擦干，放在干净的地板上，不到五分钟，他又会变得黏糊糊的。这黏糊糊的东西也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。他就是容易变得黏糊糊的。不过他是一个听话的孩子，除非你不让他吃青蛙。

蒂弗妮脑子里有一小部分对蒂弗妮这个名字不太有把握。她已经九岁了，可她觉得蒂弗妮这个名字正变得和自己越来越不相配。再说，上个星期她已经决定了，她长大以后想成为一个女巫，她肯定蒂弗妮这个名字不行。人们会笑话她的。

蒂弗妮脑子里的另一部分，并且是很大的一部分，一直在考虑“窃窃私语”这个词。这是一个没有多少人会考虑的词。她用手指揉搓着鲑鱼下巴的时候，在脑子里反反复复地琢磨着这个词。

窃窃私语……按照她奶奶的字典里的解释，它的意思是“低而轻的声音，像耳语声和嘟哝声”。蒂弗妮喜欢这个词的意味。这会使她联想到那些穿着长斗篷、在门后小声地说着重要机密的人：窃窃私语窃窃私语……

她已经把那本字典从头到尾地读过了。没人告诉她：你不应该这么做。

等她想到这儿的时候，她发现那条快乐的鲑鱼已经游走了，不过水面上还有别的东西，离她的脸只有几英寸远。

那是一只圆圆的篮子，还没有半个椰壳大，一层东西糊住了篮孔，所以篮子漂浮在水面上。一个只有六英寸高的小人

站在篮子里，长着一头乱蓬蓬的红发，几根羽毛、几颗珠子和几片破布编在头发里。他还留着红色的胡子，胡子的情况和他的头发一样糟糕。他身上满是蓝色的刺青，没有刺青的地方则被一件小小的苏格兰裙遮挡着。他正对她挥舞着拳头，大喊大叫：

“天哪！快离开这儿，你这亲爱的小傻瓜！当心绿头怪！”

他说着用力拉了一下一根从他的“船”边挂下去的绳子，一个红色的脑袋立刻露出了水面，大口大口地吸着气。

“现在不是抓鱼的时候！”第一个人一边说一边把游泳的人拽到船上，“绿头怪要来了！”

“天哪！”游泳的人说，水从他的身上往下淌着，“我们快走吧！”

于是，他抓起一把非常小的桨，迅速地摇着，篮子飞快地漂走了。

“对不起！”蒂弗妮大声叫着，“你们是小精灵吗？”

可是没有回答。小圆“船”已经消失在芦苇丛中。

也许不是，蒂弗妮断定。

不过，让她暗暗高兴的是，周围响起了窃窃私语声。没有风，可是河岸上的桤木丛叶已经开始摇晃和沙沙作响了。芦苇丛也是一样。它们并没有弯下来，它们只是变得模糊了。一切都变得模糊了，仿佛有一个东西把这个世界拎了起来晃动着一样。空气发出嘶嘶的声音。人们在紧闭的门后低语……

就在河岸的下面，水开始冒起了泡泡。那儿的水并不是很深——要是蒂弗妮去蹚一下，水也许只会没到她的膝盖——不过水的颜色突然变暗变绿了，不知道是什么缘故，水也变深了……

她刚往后退了两步，就有两条干柴一样的胳膊从水里冒了出来，疯狂地朝着她刚才待过的岸上乱抓一气。转眼间她就看到了一张瘦脸，长着长长的尖牙、巨大的圆眼睛，像水草一样的绿头发滴着水，可是紧接着这个东西就扎进了深水里。

等到水面合拢的时候，蒂弗妮已经顺着河岸跑到温特沃斯正在做青蛙馅饼的小河滩了。正当一股冒着泡的水流转到河岸的拐弯处时，她一把抓起了她的弟弟。河水又一次翻腾起来，那个绿头发的怪物冲了出来，长长的胳膊抓起了一把泥土。然后它发出刺耳的叫声，又沉回到了水里。

“我要去玩具屋！”温特沃斯尖叫着说。蒂弗妮没有理他。她带着若有所思的表情，看着河水。

我一点儿都不害怕，她想。多么奇怪啊。我应该害怕的，但我只感到气愤。我的意思是，我能感受到害怕，像一个炽热的球，可是愤怒把它压住了……

“温尼要去要去要去玩具屋！”温特沃斯尖叫着。

“那就去吧。”蒂弗妮心不在焉地说。一波一波的涟漪还在拍打着河岸。

把这件事告诉谁都没有意义。所有的人都会说“这孩子真有想像力”，这是在他们心情好的时候；在他们心情不好的时候，他们就会说“别瞎说”！

她还是很生气。一个怪物怎么敢在这条河里出现呢？尤其是这一个，那么……那么……可笑！它以为她是谁啊？

这是蒂弗妮，正在往家走。先从她穿的靴子说起吧。这是一双又大又重的靴子，已经被她爸爸修过好多次了，在她之前，这双靴子曾属于她不同的姐姐；她还穿过几双她们留下来的袜子。它们都很大。蒂弗妮有时觉得自己简直就是走来走

去的靴子。

接着要说的是她的连衣裙。在她之前，它的主人是好几个姐姐，它被接过来，又传下去，再被她妈妈拆开，改小了很多次，所以它真的应该被扔掉了。不过蒂弗妮倒是很喜欢它。它一直垂到了她的脚脖子，不管它开始的时候是什么颜色的，它现在的颜色是带乳白色的蓝色，顺便说一句，它的颜色和小路边那些飞来飞去的蝴蝶的颜色一模一样。

然后该说说蒂弗妮的脸了。她的脸是淡淡的粉红色，脸上有一双棕色的眼睛，头发也是棕色的。她没有任何特别之处。她的头也许会引起别人的注意——比如，在一个盛着黑水的茶碟里——相对于她身体的其余部分来说，她的头显得太大了，不过也许她会渐渐长匀称的。

蒂弗妮和弟弟越走越高，越走越远，直到他们脚下的小路变成了一条丝带，两个人变成了两个小点，这儿就是她的家乡……

他们把这片地方称做白垩地。绿色的丘陵起伏在仲夏季节炽热的阳光下。从高处放眼望去，羊群缓缓地移动着，像一片绿色的天空中飘着的朵朵白云，在矮矮的草地上飘移。时不时地，牧羊犬像彗星一样从草地上蹿了过去。

然后，当目光收回到眼前时，你看到的是一道长长的绿色山冈，它像一条巨大的鲸鱼躺卧在这个世界上……

……被茶碟里的墨黑色的雨水包围着。

蒂克小姐抬起头。

“船上的那个小怪人是一个纳默—菲格勒人！”她说，“是所有精灵种族中最让人害怕的！就连巨怪也要回避这些小小自由人！他们中的一个小人警告过她。”

“那么，她就是女巫，对不对？”那个声音问。

“像她那样的年纪？不可能！”蒂克小姐说，“还没有人教过她！白垩地这个地方没有女巫！那儿太软了。还有……她并没有感到害怕……”

雨已经停了。蒂克小姐抬头看着白垩地，它渐渐地从云层下冒了出来，挤走了云层。它离这儿大约五英里。

“这孩子需要观察。”她说，“不过白垩地太软了，不可能在那儿培养出女巫的……”

只有山峰比白垩地高。它们高高地耸立着，即使在夏天，也会有一带带长长的积雪，从紫色和灰色的山顶上拖下来。阿奇奶奶曾经把它们说成是“天空的新娘”，对于很少关心羊群以外事情的奶奶来说，说出这样的话真是太稀罕了，所以蒂弗妮就记住了。何况，这话也说得完全正确。那正是那些山峰在冬天的时候看上去的样子，那时所有的山峰全都变成了白色，一片片雪雾像面纱一样被吹了起来。

奶奶喜欢用旧词，常常冒出一些古怪的老话。她不是把这儿的丘陵称为白垩地，而是叫它“高地”。高地上刮着寒风，蒂弗妮曾经想过，这大概就是高处不胜寒吧。

她已经走到了农场。

人们一般不会去理会蒂弗妮。这并不是什么特别残忍和让人不愉快的事情，只不过农场很大，人人都有自己的工作要做，而她自己的工作也做得非常好，所以在某种程度上，别人就看不见她了。她是一个奶场女工，而且很擅长这个活儿。她做的黄油比她妈妈做的还要好，人们对她做的奶酪总是赞不绝口。这是一种天分。有时候，当流动教师来到村里的时候，她就会去接受一点儿教育。不过大多数的时候，她都在乳

品间干活,那儿又阴暗又凉快。她很喜欢干活。这意味着她也在为农场做事。

其实,这个农场应该叫“家用农场”才对。她爸爸向男爵租借了这个农场,男爵是这片土地的主人,可是阿奇家经营这个农场已经有好几百年了,所以她爸爸说(悄悄地,常常是在晚上,喝了一点儿啤酒之后),早在人们知道这片土地的时候,它就属于阿奇家了。蒂弗妮的妈妈一直提醒他,不要这样说话,尽管在奶奶去世以后的这两年来,男爵一直很尊敬阿奇先生,称他是这一带山区最好的牧羊人,现在阿奇先生还受到了村民的一致称赞,口碑不错。可尊敬是要付出代价的,蒂弗妮的妈妈说。这样一来,这个可怜的男人已经开始对他所拥有的感到歉疚了。

不过,有的时候她爸爸会坚持说,在关于这一地区好几百年的老文件里,肯定提到过阿奇(或是亚金斯、或是阿琴斯、或是艾肯斯、或是艾肯恩斯——拼写可能是随意的)。他说,他们与生俱来地拥有这些山坡,他们一直都是牧羊人。

蒂弗妮为此感到很自豪,不过这种自豪有些怪怪的,因为你的祖先也曾稍稍四处流动过,或者为他们偶尔也尝试过新工作而感到自豪,这种感觉也许挺好的。不过你应该为重要的事情感到自豪。从她记事的时候起,她就听过她爸爸,这个并非那么安静和迟钝的男人说过的这个笑话,这个笑话肯定从一代阿奇传给了另一代阿奇,一直传了几百年。

他会说“另一个工作日,我还是阿奇”,或者是“我起床时是阿奇,我睡觉时还是阿奇”,甚至于“我从头到脚都是阿奇”。这些话要是讲了三遍之后,就不是特别有趣了,不过要是他每星期不说一遍的话,她还是会惦记的。这些笑话必定是不可笑的,因为它们是父辈的笑话。不管那些名字是怎么写的,她

所有的祖先作为“阿奇”留了下来，而不是作为“阿奇”离开了。

厨房里一个人都没有。

她妈妈可能去了山上那些要剪羊毛的羊圈，给那位这个星期来剪羊毛的人送饭去了。她的姐姐汉娜和法丝蒂迪娅也可能去了那儿，她们要把剪下来的羊毛捆起来，还想引起那个年轻人的一些注意。到了剪羊毛的季节，她们总是爱干活。

靠近黑色大炉子的地方有一个架子，一直被她妈妈叫做“阿奇奶奶的图书馆”，她妈妈很喜欢图书馆这个叫法。别人则管它叫“奶奶的架子”。

这个架子不大，书都挤在了一个蜜饯生姜罐和一个瓷牧羊女之间。这个牧羊女是蒂弗妮在六岁的时候，从一个集市上赢来的。

假如不把那本很大的农场日记包括进去的话，架子上只有五本书。那本日记在蒂弗妮看来，并不能算是一本真正的书，因为你不得不自己去写。一部字典。一本历书，每年都要更换。接下来是《羊类疾病》，这本书因为她奶奶在里面插了书签而变得很厚。

阿奇奶奶是一个养羊高手，然而她却把羊叫做“不过是一群装着骨头、眼珠子和牙齿，寻找着新方法去死亡的皮囊”。别的牧羊人会走几英里的路来请她给他们的家畜治病。他们说她有手法，而她自己却说，给羊或人治病的最好的药就是一剂松节油、好好地骂一句和踢一脚。书里到处夹着伸出来的纸条，那是奶奶自己为羊治病开的处方。大多数纸条上的处方都包括了松节油，不过也有一些包括了咒骂的话。

《羊类疾病》这本书之后是一个小薄册子，叫做《白垩地的花卉》。丘陵的草地上遍布着细小、繁杂的花卉，比如黄花九轮草和风信子，甚至还有在牛羊的啃食下幸存下来的更小的

花卉。在白垩地，花卉不得不以坚韧和巧妙的方式活着，才能从羊群和冬天的暴风雪中幸存下来。

很久以前，就有人给书里的那些花的图案上过颜色。在这本书的扉页上，工整地写着“萨拉·格利塞尔”，这是奶奶结婚前的名字。她也许会觉得阿奇这个姓至少要比格利塞尔好吧。

最后一本书是《精灵故事童书精选》，这本书老得应该属于伊丽莎白时代以前的哪个时代了。

蒂弗妮站在椅子上，把这本书拿了下来。她打开书，一直翻到了她要找的那一页，盯着它看了一会儿。然后她又把书放了回去，把椅子放回到原处，打开了专门放陶器餐具的碗橱。

她找到了一个汤盘，然后走到抽屉前，拿出一把她妈妈用来做衣服的卷尺，量起了那个盘子。

“嗯，”她说，“八英寸。他们干吗不说呢？”

她从钩子上取下一个最大的长柄平底锅，这个锅可以同时为六个人做早餐，然后又从餐具柜的罐子里拿了一些糖果，把它们放进了一个旧纸袋里。接着，叫温特沃斯迷惑和郁闷的是，她牵着他一只黏糊糊的手，又朝着那条小河走去。

这儿的情况看上去还是很正常，不过她不会让那个东西来愚弄她。所有的鲑鱼都逃走了，连鸟也不叫了。

她在岸上找了一块地方，那儿的灌木丛大小合适。然后她在紧挨着水边的地方，用最大的力气把一根木头敲进地里，把装着糖果的袋子系在木头上。

“糖果，温特沃斯。”她大叫着说。

她紧紧地握着平底锅，然后敏捷地走到灌木丛的后面。

温特沃斯快步朝糖果跑去，想拿下纸袋。纸袋没有动。

“我要去玩具屋!”他叫喊着,因为这是一种威胁,通常都会起作用。他用胖胖的手指胡乱地抓着绳结。

蒂弗妮仔细地观察着河水。它变暗了吗?它变绿了吗?是不是水下只有水草?那些水泡是不是因为一条鲑鱼在笑呢?

不是。

她拿着平底锅,像一个击球手一样从藏着的地方跑了出来。那个尖叫着的怪物,从水里蹿了出来,咣当一声,正好碰到了来自另一个方向的平底锅。

好响的咣当声,它带着长长的余音,这表明咣当一下干得非常漂亮。

那个怪物漂浮了片刻,几颗牙齿和几根绿草落进了水里,然后它慢慢地沉了下去,伴随着大量的水泡沉到了水下。

河变清了,再次成为和过去一样的河了,河水浅浅的冷冰冰的,铺着一块块鹅卵石的河底清晰可见。

“我要我要糖果!”温特沃斯尖叫道,他的眼里只有糖果,其他什么都没注意到。

蒂弗妮解开绳子,把糖果给了他。他飞快地吃着糖果,他总是这样吃糖果。她一直等到他吃厌了,这才带着满脑子的想法回家。

在芦苇丛里,在很下面的地方,细细的声音小声地说着:

“天哪,小博比,你看到了没有?”

“看到了。我们最好快走,去告诉大佬,我们发现了一个女巫。”

蒂克小姐正奔跑在一条尘土飞扬的路上。女巫不喜欢让人看见自己在奔跑。这显得很专业。被人看见拿着东西也

显得不专业，何况现在还背着一个帐篷。

她的身后还有一团团蒸汽。女巫是从里面开始干的。

“那可是它所有的牙齿啊！”那个神秘的声音说，这一次是从她帽子里发出来的声音。

“我知道！”蒂克小姐厉声说。

“她只是挥了一下手臂，就打到它了！”

“是的。我知道了。”

“就那么一下！”

“是的。真让人钦佩。”蒂克小姐说。她已经开始上气不接下气了。况且，他们现在已经走到了丘陵的低矮的斜坡上，而且她在白垩地上总是走不好路。一个流浪的女巫喜欢脚踩在坚硬的土地上，而不是踩在软得你都可以用刀切割的岩石上。

“让人钦佩？”那个声音说，“她居然用她弟弟当诱饵！”

“令人惊奇，不是吗？”蒂克小姐说，“这么快就想到……噢，不……”当一阵眩晕向她袭来时，她停止了奔跑，靠在了田野上的一条土堤上。

“发生了什么事儿？发生了什么事儿？”那个声音从帽子里说，“我差一点儿摔下来了！”

“就是这讨厌的白垩地！我已经感觉到它了！我可以在可靠的泥土地上施魔法，岩石永远都是很好的，在黏土上我也不算太差，连……可是这白垩地哪儿算哪儿！你知道，我对地质情况是非常敏感的。”

“你想告诉我什么？”那个声音问。

“白垩地……是一片饥饿的土地。在白垩地上，我的确没有太多的魔力。”

那个一直藏着的声音的主人说：“你会摔倒吗？”



那个尖叫着的怪物，从水里蹿了出来，咣当一声，正好碰到了来自另一个方向的平底锅。